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古本平话小说集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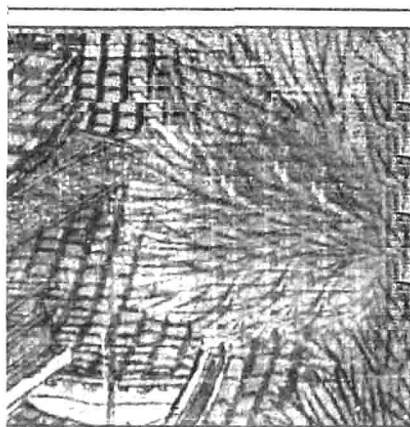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古本平话小说集

路工 谭天 ● 合编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本平话小说集/路工,谭天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ISBN 7-02-002871-3

I. 古… II. ①路…②谭… III. 平话-作品集-中国-
古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481 号

责任编辑:降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7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375 插页 4

198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9.30 元

总 目

济颠语录	1
明刻话本四种	63
牛郎织女	107
清夜钟	153
人中画	240
世无匹	393
钟馗斩鬼传	496
钟馗平鬼传	608
桃花扇	678

目 录

济颠语录.....	1
明刻话本四种	63
李亚仙	64
女翰林	74
王魁	89
贵贱交情	95
牛郎织女.....	107
第一回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	108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113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	117
第四回 一旦无常员外病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	120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氏存心害小叔	124
第六回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	128
第七回 天孙女官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131
第八回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	134
第九回 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天河洗浴.....	137
第十回 叙旧情二次遭天谴 召天将大闹云锦宫	141

目 录

第十一回	李金星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	145
第十二回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	七夕相逢留名千载	148
清夜钟			153
序			153
第一回	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	154
第二回	村犊浪占双娇	洁流竟沉二璧	164
第三回	群贤力扶弱主	良宦术制强奴〔待补〕	
第四回	少卿痴肠惹祸	相国借题害人〔待补〕	
第五回	小孝廉再登第	大砚生终报恩〔待补〕	
第六回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	176
第七回	挺刃终除鸩悍	皇纶特鉴孝衷	187
第八回	狂言竟至杀身	坚忍终伸大怨	202
第九回	戴参将识侠娃	邵金宝生昵友〔佚〕	
第十回	怨骨夜沉智井	神言梦指奸人〔佚〕	
第十一回	副使荣升得祸	宗伯无罔罹灾〔佚〕	
第十二回	馋汉免为饿鬼	懦妇空作淫魂〔佚〕	
第十三回	阴德获占巍科	险肠顿失高第	214
第十四回	神师三致提撕	总漕一死不免	226
第十五回	孝子备困成名	悍母劳心遣臭〔佚〕	
第十六回	驷父不为强生	淫儿终从横死〔佚〕	
人中画			240
风流配			241

第一回	司马玄感义气赠功名	吕翰林报恩私窃柯斧	241
第二回	长安街花担上遇良缘	红菟村诗扇中得佳偶	251
第三回	华峰莲为怜才乔催妆	尹荇烟误于归题合叠	261
第四回	太师公善戏谑难乘龙	探花郎苦推求欢跨凤	271
自作孽			279
第一回	汪天隐贵负恩终须不吉	黄遵行穷好义到底成名	279
第二回	小器子妄希荣既得复失	大度人不记仇善始全终	290
狭路逢			301
第一回	楚项王显神通覆舟一水	李天造重朋情慨托千金	301
第二回	傅文魁搜金失义	李春荣见色存仁	310
第三回	千金赠婚归原主	两地重逢信有神	318
终有报			329
第一回	唐季龙虎丘看菊	庄敬庵半塘留宾	329
第二回	花小姐空觅偶	元公子自淫妻	337
第三回	张媒婆巧赚绣鸳鸯	王野云代谢娇鸾凤	346
第四回	被窝中识破假货	公堂上审出真情	354
寒彻骨			362
第一回	柳公子衔冤逃性命	商尚书慷慨认螟蛉	362
第二回	商春荫百磨存气骨	孟学士一眼识英雄	372
第三回	流落子高登科报深仇	慧心女假丧明守佳偶	381

济颠语录

《济颠语录》，全名为《钱塘渔隐济颠师语录》，明崇祯刊本一卷，不知作者姓名，无序无跋。日本内阁文库存有明隆庆己巳年（一五六九）四香高斋平石监刻本，题“仁和沈孟梓述”。清代乾隆年间亦有刊本。现根据明崇祯本排印。

自南宋以来，我国民间曾广泛流传济公的故事，明嘉靖年间晁璠的《宝文堂书目》，已记载了红倩难济颠的平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里，也记载了嘉靖年间杭州说话人讲济颠的故事。此本平话不分回目，文字粗略简朴，还掺杂着许多市俗俚语，文中称“大宋”，疑为宋代流传至明代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后来“天花藏主人”等编次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有乾隆四十二年刻本，内容和此话本相去不远，都是以此话本为底本改编的。

在这个话本中，说话人塑造了济颠这样一位“活佛”，他敢于藐视佛门礼教，不但吃肉喝酒，还敢大闹佛堂，不避男女清规；他足智多谋，不阿权贵；对于贫苦的市民、樵夫……，他充满了同情热爱，随处济困扶危。正是这样的“活佛”，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当然，此话本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存在一些宣扬佛教教义、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

诗云：

业网掀翻出爱缠，金田得入效金仙。
发随刀落尘根尽，衣逐云生顶相圆。
悟处脱离烦恼海，定来超出死生关。
皇恩佛德俱酬足，一朵争开火里莲。

此八句诗，见三教中惟禅最妙。且说大宋高宗时，有一金身罗汉，在天台山托化，来临安府显圣。天台山在浙东台州府，国清寺有一长老，名一本，号性空，乃累劫修来活佛。时值年终，密布彤云，扬扬飞雪，长老在方丈中独坐，令厨下整晚饭。一声云板，众僧皆集至斋堂。饭罢，长老仍于方丈禅椅中坐，侍者进茶，忽闻一声响过如霹雳。长老曰：“是甚么响？”乃与侍者同行至法堂，转上佛殿，入罗汉堂，见一罗汉连椅仆地。惟长老阴知，佯曰：“另作理会。”回至方丈，令侍者燃香点烛。此时雪下愈大，有诗云：

姑射真人宴紫微，双成击碎玉琉璃。

朗然宇宙难分辨，大地众生正路迷。

长老危坐禅椅，闭目垂眉入定。少顷回来曰：“也去不远。”众僧曰：“某等心愚道浅，不谙禅机，愿闻其详。”长老曰：“便说无妨。适来紫脚罗汉厌静思动，已投他处去了。异日若等亦有知者。老僧待一月余，亲往分付他一言。”众各散讫。

且说台州府天台县李茂春者，乃高宗朝李驸马之后，官拜春坊赞善，为人纯厚，不愿为官，辞职隐于天台山。止有夫人王氏，年三十余，未曾生养，每每祈神求佛。忽一夜，王夫人梦吞日光，自此得孕，十月分娩，时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时分，

生得一男，红光满室，瑞气盈门，赞善大喜。渐至月余，有国清寺长老来谒，赞善迎接上堂。茶毕，长老曰：“近闻相公弄璋，特来拜贺！就求一观可乎？”赞善曰：“承吾师盛意，奈小儿离胎日浅，身体未净，焉敢见吾师哉！”长老曰：“愿见何妨？”赞善曰：“吾师少坐。”即入内。王安世者，乃赞善之妻兄也。赞善曰：“国清寺长老欲见小儿，不识可乎？”安世曰：“彼僧道高德厚，欲见此儿，君勿吝也！”赞善乃令丫环捧出面僧。长老忙接过手，曰：“你好快脚，不要差走了路头。”儿但微微笑。长老看讫，递与丫环曰：“此子日后通天达地，入圣超凡。老僧送一名曰：修元，令他修本命元辰。”赞善起谢，长老作别。赞善曰：“本留我师素斋，奈舍下葷筵，尚容叩刹。”长老曰：“老僧即月西归，大人不弃，愿一送为感。”赞善曰：“吾师春秋未盛，正当安享清福！”相别回寺。赞善是日广设华筵款待亲友，至晚而散。

长老回寺数日，时届上元，长老于法堂升坐，击鼓三通，僧众云集，鱼贯焚香，两班排立，大众净听：

“正月半，放花灯，黎民处处乐升平。良辰令节无敷演，归去来兮话一声。既归去，弗来兮，自家之事自家知，若使旁人知得此，定被他人说是非。故不说，只成呆，生死之事不须猜。山僧二九西归去，特报诸山次第来。话生死，谁谛悟？个个原来有此路，光阴趲过几多人，绿水青山还是故。山色青，水光绿，阎王老子无面目，寄语大众早修行，来世同登极乐国。”

长老念罢，众皆跪下告曰：“我师，愿再留数十载！”长老曰：“死是定数，焉可稽留？”众僧泪下。长老令侍者抄录法语速报诸山：

“令十八日早来送我。”是日，长老下座，遂令置龕毕。至十八日，诸山人等咸至，李赞善亦至。斋罢，入方丈相见。长老沐浴更衣，到安乐堂禅椅上危坐，诸山和尚、一应人等左右站立，先后簇拥。长老呼五弟子：“衣钵之类，若等均派，监寺可记数。若等五人各宜谨慎为人，毋得放肆。”弟子大恸。长老曰：“时候已至，急焚香点烛！”众僧辞拜，谐声诵经。长老令取纸笔，遂作一绝云：

耳顺年逾又九，事事性空无丑。

今朝撒手西归，极乐国中闲走。

书毕，正值午时，下目垂眉，圆寂讫。众各举哀，请法身入龕。

后二月初九日，已三七日矣。是日天朗气清，近远毕至送殡，乃请祇园寺道清长老指路，长老立于轿上曰：“大众听着：

柳媚花娇二月天，绮罗锦绣簇名园。

上人不爱春光好，撒手西归返本源。

恭惟国师长老、性空和尚觉灵，本性既空，事性何有？争奈禅心，明明不朽，经诵楞严，字书科蚪，佛氏为亲，泉石为友，六十九年，无妍无丑。天命临终，自知弗守，约死期生，果然应口。稳坐龕中，便不须走。休得呆痴，听吾指剖：

咦！西方是你旧路，弗用弥陀伸手。”

赞罢，众人悒悒不已，迤逦而行。到山化局停下龕子，松林深处，五弟子遂清寒石岩长老下火，长老立于轿上，手执火把曰，“大众听着：

火光焰焰号无名，若坐龕中惊不惊？

回首自知非是错，了然何必问他人。

恭惟圆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本公觉灵：原是南昌儒裔，皈依东土禅宗，脱离尘俗事皆空，真是佛家之种。无喜无嗔和气，有才有学从容，名山独占乐其中，六十九年一梦。

咦！不随流水入天台，趁此火光归净土。”

念罢，举火烧着，舍利如雨。火光丛中，现出一和尚腾空而起，叫曰：“多亏了汝等！”又曰：“李茂春，汝子诚非官吏，但可为僧，切勿差了。倘出家，可投印别峰远睹堂为僧。”驾青云而去。

赞善蒙长老云衢吩咐之言，折折不忘。不觉修元年登八岁，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岁，赞善乃与安世议延师教子。修元入学，无书不读，渐年一十二岁，吟诗作赋，举笔成章。

时届清明，赞善令设席款待先生，乃携金银段匹束修之礼作酬。先生家居不远，次日赞善令二子送先生去。回至祇园寺门首，王令曰：“贤弟，生虽居此，未尝游此寺。今是清明时候，盍进嬉戏可乎？”修元曰：“如此，美哉！”二人携手入寺，升阶登殿，遍绕回廊。欲进方丈，忽见二人，言曰：“内里官员，愿小舍莫进。”修元曰：“某等系李赞善府中舍人，内者何人，便见无碍。”遂入方丈。但见一床于中，左坐一官，右坐一僧，两边排立数十行童，各执纸笔。修元向前揖曰：“许多行童在此何为？”长老曰：“在此争功。”修元曰：“学生年幼，不识争何功也？”长老曰：“此位大人因下海至黑水洋，蓦然波浪狂起，许此一愿，方得平安还家。乃舍财一千贯，请道度牒，开剃一僧。为见行童多杂，乃成一词，后歇二句。但有续得者，便剃为僧。”修元曰：“此词在何处？见赐一观！”那官人因见修元人物俊雅，语言洒落，遂令取出与修元。修元接了一看，乃《满江红》也，词云：

卜筑溪山，随分盖数椽茅屋，共啸傲明月清风，翠阴笼竹。静座洗开名利眼，困倦长饱诗书腹。任粗衣淡饭度平生，无拘束。清昼永，寻棋局；深夜静，弹琴曲；算人情，却似雨翻云复。到底渊明归去也，依然三径存秋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时，荆山璞。

修元看毕，遂续二句云：

“净眼观来三界，总是一椽茅屋。”

官人并长老一见骇然，便请修元、王令坐定。长老曰：“二位先生，请问姓名、居住？”修元曰：“表兄，王安世子王令也。学生乃李赞善子李修元。”长老曰：“可知，可知！十余年前，国清寺长老归天之日，曾对尊府言，公子只可出家，今日既续此词，理合剃为僧矣。”修元曰：“家父止生学生一子，岂有出家之理？”长老曰：“贫僧自造宅见令尊大人礼请，今日岂敢造次？二公子不弃，可于敝寺暂宿一宵！”修元曰：“因送受业师过路，由上刹偷闲半日，父亲不知，焉敢擅便？”长老送出山门，回方丈与官人曰：“此子非凡，异日不可量也！倘相公舍千贯剃得他，一则大人名望，二则光显贫僧。不知此子肯出家否？”

且说修元兄弟二人回府，参见父母，赞善曰：“汝二人出去，何回晚甚？”修元曰：“多蒙先生设酒相待，回由祇园寺过，因入相玩，正遇众行童在方丈争功，孩儿一时续了两句词，以此耽搁工夫。彼寺长老言，明日亲到，来禀父亲。”赞善曰：“孩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台山中有三百余寺，曩者，国清寺长老性空禅师并寒岩和尚皆已西归，近今却尊祇园寺长老，若何轻视他也？”王令曰：“姑爹何虑，孩儿亦知。方才贤弟两句词，遂惊动那长

老，倘彼明日来，孩儿自有答应。”赞善乃笑而罢。

次早，忽报祇园寺长老至，赞善遂出迎接。相见礼毕，长老曰：“昨日公子到敝寺，偶值行童争功，感令郎续成一词，故此特来拜请令嗣出家，不识尊意何如？”赞善曰：“荷上人盛德，感佩无既，其奈下官独此一子，难以奉命！”长老曰：“谚云：‘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抑又十余年前性空长老之言，大人何故顿忘？”话间，忽围屏后走出修元，向前施礼毕，曰：“感蒙长老盛情，学生只有三事难以出家。”长老曰：“何也？”修元曰：“学生年未及冠，不谙正事；父母在堂，乏人奉养；遍观天台僧众，无可为师。有此三事，难以奉命！”长老曰：“贫僧已年六十，何不能为汝师乎？”修元曰：“学生有句言语动问长老。”长老曰：“公子年幼，何猖狂也？”修元向前曰：“上人高寿？”长老曰：“年六十二矣。”修元曰：“既年六十二岁，不知前此一点灵光在于何处？”长老默然无答。良久，修元曰：“只此一句尚未省悟，焉能为我师乎？”长老惶愧，置身无地。赞善待斋，长老坚辞过寺，于心不乐。连卧三昼，乃忽报观音寺长老道净相探。相见坐定，茶罢，曰：“闻知师兄清体不快，特来拜访。不知因何染病？”道清长老曰：“多感盛意，一言难尽。”一一道说。道净曰：“若此何难？”道清曰：“贤弟毋得小视，此子才学诚然拔萃。”话间，又报李赞善及子二人来见。长老曰：“请进！”礼毕，献茶。赞善曰：“小儿日昨狂妄犯上，尊师释怒为爱！”道清曰：“惶恐，惶恐！”道净曰：“此间公子就是？”道清曰：“然。”道净曰：“公子甚表？”元曰：“名修元。”道净曰：“字号修元，本命元辰修未易。”修元勃然曰：“名为道净，净生极乐道须成。”二上人竦然起敬。道清侍斋罢，赞善乃返。

修元每日在书院吟咏，不觉年已二九。岂料夫人王氏卧病不起，时年五十一岁而亡。比及母服闋，仍继父丧，毕。母兄王安世累与元言亲事，元亦不挂怀。时往诸寺，但觅印别峰远瞎堂二长老，不知下落。越半年，始知音耗，印别峰和尚在临安径山寺住持。远瞎堂先在苏州虎丘住持，今在灵隐。元禀舅氏，王安世曰：“此事未必尽善，亦未必诚然。但汝家许多产业，再无以次兄弟，谁当管事？”元曰：“喜得贤兄善治家事，料必无妨。决定二月十三吉日起行。”安世曰：“如此去急？须得整治衣服，我极老迈，乃令王令送去。”元曰：“家中无人，何必贤兄去？止带一二侍者足矣。”

吉日已至，元乃取钞若干，拜辞舅氏。遂行，安世再三叮嘱，元一一听领。迤逦过钱塘江，登岸入城，迳到新宫桥客店安歇。次早偕所随带侍者绕城闲玩，至晚乃还。谓主人曰：“久仰临安胜概，小生特来闲玩。”主人曰：“此城市中，无非官府衙门、街坊铺店，有何好处？若要闲戏，盍在南北两山诸寺。西湖胜景，天下罕有。”元曰：“有一灵隐寺，却在何处？”主人曰：“此寺正在西山飞来峰对。”元曰：“路从何达？”主人曰：“出钱塘门，便是西湖，过保叔塔下，沿湖北山，至岳武穆王坟入西，乃是灵隐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无穷佳景，水明山秀！”元曰：“此寺有几多僧众？”主人曰：“约有三五百僧。上年歿了住持长老，往苏州虎丘山请得一僧，名远瞎堂。此僧善知过去未来之事。”元曰：“来早即当往见。”

元乃扮一秀士，同侍者沿路出钱塘门，时三月天，风日晴和。元顾谓侍者曰：“闻说杭州西湖景致，果不谬矣！”入昭庆寺，见大

悲像，颂曰：

“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

既是名为观自在，何须拈弄几多般。”

题毕，行至大佛寺，见大佛半身，颂曰：

“背倚寒岩，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半截。”

题毕，迤逦过飞来峰，坐冷泉亭，仰观亭侧，有唐贤白乐天诗云：

朔风凛凛雪漫漫，水光清泉一道寒。

六月炎天不飞雨，请君就此倚栏干。

修元称美好景不已。但见许多和尚随长老迳进寺去，惟一僧在后。修元急向前施礼曰：“适此长老从何而来？”和尚曰：“是本寺新住持远瞻堂长老，因迳山寺印别峰西归，请去下火方回。”元曰：“学生欲见长老，敢烦引进！”和尚向前复长老，长老令：“请进！”元乃进见。行礼毕，长老曰：“秀才何来？”元曰：“弟子从天台山特来，系出李驸马之裔，赞善之子，小字修元。不幸父母双亡，一意出家。近闻我师飞锡，特来拜投，乞垂清目！”长老曰：“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禅难’。彼处天台山三百余寺，何为舍近而趋远？”元曰：“幼奉国清寺长老遗言，故特投礼。”长老曰：“若后侍者，谁也？”元曰：“弟子家中所带贱仆。”长老曰：“人家各有大小，急可遣还！”元乃随取出所带之钞若干，纳付长老，以为设斋、请度牒、常住公用等费，余者付仆人作路费。仆人曰：“某等随侍官人抵此，满望衣锦还乡，岂期于此寺出家？”元曰：“你只合速回，传复我舅氏，言我在杭州灵隐寺出家。”二仆汪然流涕，不忍而别。

且说长老在方丈中，令侍者焚香点烛，危坐禅椅，入定半晌，

乃曰：“善哉，善哉，此种因缘，却在斯乎。”遂拣吉日修斋、请度牒。斋完，鸣钟击鼓，会众于法堂，长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出家容易还俗难，汝知之乎？”元曰：“弟子诚然心悦，非勉强也！”是时遂披剃，将发分绾五丫髻，长老曰：“此五髻，前是天堂，后是地狱，左为父，右为母，中者，本命元辰也。”元曰：“弟子已理会矣！”方落发毕，长老摩顶受记，名为道济。长老曰：“汝受三皈五戒：杀、盗、淫、酒、气，自后俱可除下，每日在云堂坐禅。”道济曰：“如斯而已乎。”长老令监寺：“送道济入云堂。”道济坐定，监寺吩咐曰：“汝宜谨慎，休得跌地！”道济坐至三更，身渐疲困，忽从禅床颠倒一跌，不知所之，连声叫苦，不觉跌起一大疙瘩。监寺曰：“道济，汝何故跌下？姑恕这次，以后定行痛治！”道济起来再坐，睡意昏昏，甚难消遣，连跌二次。监寺曰：“今已二次，亦难恕饶！”少顷又跌，如此三次，跌得七块八块。监寺曰：“道济新剃光头，正好乞几竹片。”道济曰：“跌了许多疙瘩，又加一竹片，打一大块，我去告诉师父。”监寺曰：“我看你新到，只打一下，你倒要去告诉师父？”道济曰：“阿哥，是我不是！”监寺含笑而去。渐渐天明，道济起来，头上摸着疙瘩，连声叫：“苦恼，苦恼！坐得一夜，头上许多块起，若坐几日，头上块子无处安顿矣。”只得又熬两月，道济阴思道：“未出家时，大块肉、大碗酒恁我意吃，如今只是粥菜，要多吃半碗也不能够，身渐黄瘦，如何受得过？不如辞别长老还俗去！”于是急跳下禅床。走至云堂门首，二监寺曰：“适间已去小解，今何又去？”道济曰：“牢里罪人也放水火，你何多管闲事？”监寺道：“放你去便来！”

道济出得云堂门，径入方丈。先是伽蓝已告知长老，言：“天